

TWENTY WAGGING TALES

Our Year of Rehoming Orphan Dogs

[英] 贝瑞·霍金斯 著 Barrie Hawkins

王若英 译

你还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成为人类的良伴、
为人们带来欢笑，
可他们却像烫手山芋一样把你遗弃了。

还来得及说爱你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还来得及说爱你吗？

[英] 贝瑞·霍金斯 著 Barrie Hawkins
王若英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来得及说爱你吗? / (英) 霍金斯著; 王若英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112-1430-0

I. ①还… II. ①霍…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714 号

TWENTY WAGGING TALES

Copyright © 2009 by BARRIE HAWKIN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mmersdale Publishers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中文翻译文字经台湾凯特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5291号

还来得及说爱你吗?

著 者: (英) 贝瑞·霍金斯 译 者: 王若英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温 梦 李 娟 责任校对: 郭振华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430-0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鸡飞狗跳的日子	001
第二章 · 故事的开始	015
第三章 · 睡在后座的大黑狗	023
第四章 · 香肠失踪事件	033
第五章 · 娇贵新房客	045
第六章 · 蒙弟的牧牛冒险	051
第七章 · 克劳德与它的烟枪老妈	059
第八章 · 皮夹里的旧照片	069
第九章 · 珍重再见	081
第十章 · 查理警官的命名仪式	091
第十一章 · 有朋自远方来	103



CONTENTS

第十二章·萨宾娜的美丽长发	113
第十三章·抢救编号009	121
第十四章·珍珠的新爸妈	129
第十五章·以貌取人	137
第十六章·一波三折	149
第十七章·重新开始忙碌的生活	159
第十八章·返老还童的奥斯卡	173
第十九章·第六感	181
第二十章·相见时难别亦难	193
第二十一章·索尔的圣诞礼物	203
第二十二章·天生一对	221
第二十三章·周年庆快乐	239

第一章



鸡飞狗跳的日子

说时迟那时快，有某个东西从我的头上飞过，好像是一团黑黑的毛球、看不太清楚。我好不容易站稳脚步、不让自己往后跌倒，但定睛一看，只看到一个空空的后车厢……

“它以前是一只警卫犬。”

“一只警卫犬。”我复诵着。

“就是最东边那间汽车拆卸场里的狗。”西西莉亚补充道。

我站在一旁默默思忖，将这些资讯所代表的意义逐一消化吸收。几个月前，我和妻子决定开始收留有需要的狗儿。此后，我们陆陆续续收养了一些狗……现在即将收养的是第七只，不同于其他狗儿们都曾是个家庭中的宠物，它是一只没人要的孤儿。

“你说它以前是一只警卫犬……那是多久以前？”我问。

“两三个小时之前。”西西莉亚回答。

这个回答再度使我哑口无言，而且我的嘴还因为太过惊讶而张得大大的。

桃乐丝跑哪儿去了？我心想。就是因为她不在才会发生这种事。通常有狗送来时都是由她负责处理。

西西莉亚热切地注视着我，我开始觉得也许是因为我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样子，是该表明立场的时候了。

“一般来说，这些狗都是由我太太负责处理的。”我说：“我只负责‘人’的部分。”至少，这曾是我的如意算盘。

“我向你保证，它是一只小狗。”西西莉亚又说。

我转头看着西西莉亚用来载狗的交通工具，竟然是一辆货车。我记得她以前都是开着富豪汽车，于是便随口问问她那辆车怎么了。其



实，我只是在拖延时间，不想太早打开后车厢。

“因为这只狗太大，塞不进富豪。”西西莉亚说。

我愣住，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西西莉亚见状立刻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说：“开玩笑的啦，贝瑞。因为引擎故障了，修车厂的人说是因为我从来没帮车子上过油。”

我怀疑这是她用来应付我的说法。

然后她便走向货车，一边说道：“这狗儿真的好安静不是吗？”说着又转过头来对我笑了笑，这次是在安慰我。“搞不好它因为太放松而睡着了也说不定呢。”

西西莉亚大概是太急着想松懈我的心防，结果却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便我是动物救援工作的新手，我也知道这狗根本不可能睡着。

没办法，我还是走到货车后面，瞧瞧西西莉亚到底带了什么样的狗儿过来，可是车窗玻璃早已被涂得乌漆吗黑。

“有把狗绑好吧？”我问。

我之前上过一些如何处理陌生狗儿的宝贵课程。其中一项是当你打开关有狗的车门时，狗很有可能会突然跳出来，而且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应该会直接逃跑。“安全第一”是我从经验中得到的教训，当有人把狗送来给我们时，我要求一定要把狗牢牢地拴在车子里。尤其，当狗儿不是由自己的主人带过来时……就像这次一样。

西西莉亚摇摇头，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很愧疚的说：“贝瑞，我知道它应该……但是……”声音越来越小声。

“但是什么？”

“我本来是有这样想的啦——我知道会比较安全……可是，不是我把狗关到货车里的。”



“不是你把它关进去的？”这倒是个相当令人玩味的消息。

“不是，是拆卸场的工人关的。”

“所以你没有处理过这只狗吗？”

她再次摇头。

“因为我不敢碰大狗啊，贝瑞，我本来就只想处理像约克夏那样的小狗而已嘛！所以我才把它带来给你的啊！”

这下可好，她装出可怜兮兮的声音恳求我，殊不知这样的声音我将来还会听到很多很多次，可惜当时的我还天真得一无所悉。

“拜托你啦，贝瑞，拜托你收留它吧！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说着说着她用手指挑起了一小绺凌乱没梳好的长发，发束在指尖绕啊绕的，头还故意歪向一边。这个女人，她可以在执行动物救援行动时赤手空拳对付一群经营非法猛犬猎兔比赛的武装歹徒，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装出一副柔弱无助的样子，就像现在这样。

“但是你有帮狗系好皮带吧！”我说。这并不是疑问句！

从事动物救援工作多年，她应该知道如果有事先系好皮带，即使狗脱逃了也可以赶快跳上前去抓住皮带、好控制狗的行动。当你面对的是大型犬、而且你又是陌生人时，最好不要直接抓狗的身体。

当时我还天真地自我安慰，再等一下桃乐丝就回来了。然后我才想到：桃乐丝下班后还要去参加“快乐跳”，就是一种在弹簧垫上跳来跳去的课程。我实在不忍心要她连第一堂课都上不了。等一下桃乐丝就会在弹簧垫上快乐地跳啊跳的，我呢，应该也会为了忙着抓这只从来没见过的狗而搞得鸡飞狗跳。

“大部分都是桃乐丝来处理狗的。”我说。

“我知道，你刚刚说过了。”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眼看已经无计可施，该是把狗放出来的时候了。

“好吧！”我说：“看来我们只好先打开车门、抓好它的皮带，别让它给跑了。”当我说到“皮带”这两个字时，我根本没注意到西西莉亚不敢讲话，还自顾自地继续说：“不过因为它不认识我们，所以可能会先往后退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先叫它的名字。”说完我便走向货车。

然而西西莉亚却待在原地不动。

我双手叉腰，说：“快点啊！西西莉亚，你要来帮忙才行。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处理。”

这时候她才缓缓走到我旁边。虽然我现在已经站在货车的后门了，内心其实紧张得不得了，偏偏西西莉亚的脸色又那么难看，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它叫什么名字？”我问。

西西莉亚摇摇头。

“你不知道它的名字？！”

“不要生气嘛，贝瑞。”

“西西莉亚，你怎么可以连狗的名字都不先问清楚呢？”

“因为它没有名字啊！”

这下我真是哑口无言了。

“从来没人帮它取过名字，贝瑞。他们一直都是叫他‘那只狗’。”

西西莉亚最后说的这句话让我惊讶到全身僵住。他们从来没帮它取名字？怎么可能有人养了狗却不帮它取名字！

“他们是不是才养没多久？”最后我终于问她。

“已经养了很多年了，它现在都已经长大变成一只大狗了。”



货车有两扇后门，我的手本来已经伸向其中一扇门的把手了，现在却不得不暂停在半空中——一只已经长大的成犬，是不太可能接受陌生人的指令。

它现在可是一只对自己充满自信又有把握的大狗。

“贝瑞，还有一件事……”西西莉亚皱起眉来宣布另一个坏消息：“它也没有戴项圈。”

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回过神来：“你在开玩笑吧！那我们把它放出来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抓它？”

西西莉亚又摇头了。“他们从来没给它戴过项圈。”

我只好又叹了一口气。竟然连个项圈都没有！我的额头开始冒汗了。

突然西西莉亚抓住我的手臂说：“贝瑞，那个人抓起它的鬃毛，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鬃毛。噢！还有啊，贝瑞，这只狗的胸骨好大，脖子也好粗，鬃毛好漂亮、几乎是姜黄色的。”她越说越过瘾，激动的频频点头：“简直跟狮子没两样！”

但是我却只有再度叹气的份。因为我知道耽搁得越久，事情反而越糟。于是我鼓起勇气一把抓住其中一扇车门的门把，车里头寂静无声。我的手紧握着门把，又犹豫了起来。

可是西西莉亚却在此时把另一扇门给打开了。说时迟那时快，有某个东西从我的头上飞过，好像是一团黑黑的毛球、看不太清楚。我好不容易站稳脚步、不让自己往后跌倒，但定睛一看，只看到一个空空的后车厢，我立刻跳起转身寻找刚刚那团黑影的下落。

就在草坪的正中央。

有一只大狗，一只非常、非常大的大狗。

“贝瑞，你看看它身上的鬃毛，你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吗？你不觉得简直跟狮子一样吗？”



的确是。

那只狮子般威武的大狗就站在草坪的中央，挺拔、纹风不动的大块头，四只脚稳稳地插进草皮里，把我们种的雏菊踩得扁扁的，昂首挺立，双眼炯炯有神。

当初我之所以会一头栽进动物救援工作的原因是：我太爱动物了，尤其是大型犬和德国牧羊犬^①。而现在站在我眼前的，堪称德国牧羊犬的完美典范。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只狗并没有东张西望表现出勘查周遭环境的样子，反而大胆地直视我的眼睛。如果说狗儿的眼睛会说话，那么这只狗就把它观察与心情表露无疑。它就这么瞪着眼前这个脸色苍白、戴着眼镜、中年发福的男人，我几乎可以猜得出此时它的脑子里正在想些什么。幸好，它并不把我看在眼里。

我办不到啊，虽然我心里这么想，可是不做又不行。现在我的花园里有一只狗，对它来说，我是个陌生人；对我来说，它是来自某个汽车拆卸场的狗，没有名字、没有项圈、也没有皮带。可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得想办法制服它，把它关进狗笼里，免得危害到它自己还有其他人。

那是一个温暖宜人、阳光普照的星期二下午，小村子里弥漫着一片慵懒与安详的气氛。自从西西莉亚的货车开进我家的车道以后，只有少数几辆车经过，不见其他行人。这样的和平与宁静正是我需要的。我太清楚现在可绝对不能让那只大狗受到任何一点刺激或让它兴奋起来。我要它保持平静。但是要怎么做呢？我在脑中迅速模拟各种

① 德国牧羊犬，英文名称German Shepherd Dog（也称亚尔萨斯犬，Alsatian），据传是目前狗的品种中智商前三高的，原产于德国，多被用于牧羊，具有忠心、服从等特点。



可行的方案。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唯一能做的只有这个——
好言相劝。

“狗狗乖……”

大概是我说得太小声了，那只大狗根本没听到我说它乖。它还是站在草坪中央不动如山。

事后，我和桃乐丝想帮它寻找适合的收养家庭，但是当我们将它曾是本地某间汽车拆卸场的警卫犬这件事，告诉那些原本只打算找小型宠物饲养的家庭时，对它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其实也不难体会，因为当我跟这只大狗隔着草坪两相对望时，我也必须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想到它曾是本地汽车拆卸场里威风凛凛的警卫犬。当然最好也不要想到当拆卸场的顾客一靠近它的铁笼，它就龇牙咧嘴想咬弯铁栏杆的画面。有一次，拆卸场的老板自己跑来说德国牧羊犬有四十二颗牙齿，而他曾经以为他养的这只狗就想咬满那么多人。

我跟这只狗就像西部电影中两个对峙的牛仔，面对面地站在大太阳下。

谁会是第一个拔枪的人？

然后我突然想到，西西莉亚还在这里。我尝试着头不动、只用眼睛瞄向一旁：此时的她也是动也不动地观察着我们。但是就在我准备用极为平静的口气告诉她不要突然做出大动作时，她突然举起手，猛指马路的方向。有一台巴士正慢慢地靠过来、打算停在我家车道的尽头，大概距离我站的地方有两、三辆车的车距。怎么会有巴士？

然后车子停了下来，乘客座的车门打开，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制服的男人跳了下来。

“右边！”他大声喝道，声音充满威严。



然后一个矮小、黄褐色头发的小男孩最早从巴士的阶梯跳下来跟在男人后面，接着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出现。他们推挤着跳下车来，一个接一个站到人行道上和路缘，大概有三十人？还是四十人？

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我们这向来宁静安详、遗世独立、没有商店、没有学校、没有酒吧的小村子，最让人兴奋的东西就是邮筒。我唯一看过用脚走路的人就是带狗出来散步的指挥官，要不然就是我们教区的牧师，但是现在，竟然有一整队的童子军大驾光临，而且出现在我家的车道上。

其实我对现在的童子军活动非常不了解，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他们行军的日子。但从他们厚重的靴子还有威严的队长来看，这群小男孩一定有什么军事背景。

然后我的眼睛又慢慢移到它身上。它的双耳竖起、转过头去看背后发生什么事。我可以确定它以前一定没看过童子军队；我还可以确定它以前一定没看过这么多人同时出现。它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的脑中闪过各种可能：它会开始对这群突然出现的人狂吠吗？它会冲过去扑向他们吗？拖开他们吗？粗暴地攻击他们吗？还是粗暴地攻击**我**？！

这时，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曾试着用任何适当的方法、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来制服这只狗吗？不，我没有！

终于，巴士的最后一位乘客下车了：其他的人早已在我的矮花墙另一侧排好队伍，我的花墙比我上一次看到时矮了一些。

我因为自己没有小孩，所以很不会猜小孩的年龄，不过我猜他们大概是八到十岁的幼童军。以这么大一群小男生来说，他们还真是安静得出奇；大概事前已经有人指示他们不可以打扰村里居民的安宁。或许正因如此，它才会感到如此困惑……我确定它有皱眉……既然如此，那就让它继续苦思该做何反应吧！



“贝瑞！”我听到西西莉亚压低了声音叫我。“贝瑞，它本来是一只警犬。这样很好不是吗……表示它很习惯服从命令。给它个什么指令，叫它坐下或怎样的。”

这样啊，这应该算是个好消息喽？我想。没错，的确是个好消息，她应该早点告诉我的。好，那就这样办！

“它以前真的是只警犬，他们不能留它的原因是因为一旦它咬住了人，它就会……”

她的话说到一半又没了。她自己也知道现在不是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

正当我打算对狗发出指令时，童子军队长突然转身向他的部队说话。

“准备好了吗？”他问。

此话一出，黄褐色头发的小男孩突然伸出手，指着站在我家草坪中间的这只威武的大狗说：“它好大只喔！”

队长转身看了这只狗一眼，然后以中气十足的声音大声说：“向右！动作快！”

那只大狗也转过身去，但身体僵硬。我的天哪！难不成它也打算加入童子军了？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它都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动作。对童子军队长或者花园外那支进攻部队既没有露出感兴趣也没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可是它却突然跳起来了——朝童子军相反的方向跑开。我被它吓了好大一跳，赶紧转身，却只看到它的尾巴消失在小木屋的角落。它不见了！有一只大狗逃脱了，没有皮带、也没有项圈。

我觉得口干舌燥的不得了，用力吞咽两、三下口水，尽我所能地迈开大步追了上去，没多久就追到木屋并包围了角落。我眯起眼睛，心想：等一下我会看到什么？会看到它在追什么？还是在追谁吗？结



果通往后花园的门已经被打开了，我赶紧往前冲，经过当初开始领养狗时钉在栏杆上的一块牌子，上头还开玩笑的漆上血红的大字：**停！德国牧羊犬在逃，请勿进入。**

我停下脚步四处张望，在我家这长条型的花园尽头，某个花床的后面，我看到隔壁邻居养的猫……虽然说不上是狂奔，但的确是朝着矮树篱下的某个缺口快跑，它后面几米的地方跟着一只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同样的也不像是在狂奔。猫咪很快地钻进缺口中消失无踪，而紧追在后的德国牧羊犬则一头撞上树篱，整个头插进洞中。它死命地挣扎、扭动身体，好不容易才把头从洞口给拔了出来，然后抖抖身体，沿着树篱奔跑寻找更大的缺口，还真给它找到了，再度纵身一跃，虽然还是塞在洞口，不过这次算是进步了。因为这次塞得比较深，接着是更激烈的扭动挣扎，脱身之后，又继续沿着树篱奔跑寻找下一个缺口。看来这小子玩得挺开心的。

再过去大概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个大到连它也穿得过的缺口，只要钻过去就可以到达紧邻的空地，它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就可以在整个村子、还有村子以外的地方尽情撒野。然而那广阔的世界有一群没来由害怕德国牧羊犬的人类，宁可绕路也不愿与它正面遇上，会有这种狗靠近时吓得赶快抱起小孩和约克夏之类的小型狗。

现在它有机会亲自会会他们了！

泥巴、尘土、树叶从树篱上的缺口齐飞，原来我们的大狗正在努力把洞口挖大。

我摸着额头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桃乐丝在场，她应该会这么说：“冷静一点，霍金斯先生，不要慌！”于是我快速的深吸了几口气，喔不对，应该要慢……慢来才对。

快想办法啊！要追上去根本就行不通，它一定跑得比我快。



可是我又没办法叫它的名字，因为它根本没有名字！还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没有名字的叫法叫它就对了？然后表现出一副热烈欢迎它的样子？

“喂！大个儿，看这里！”我大叫。它果然立刻转头看了我一下，但随即又朝下一个洞口跑去。如果我是驯犬师会怎么做？警犬训练师呢？当你思考时，也别忘了要朝着它慢慢走去。

我小心地往前走了两三步之后，它突然抬起头来，冲向下一个洞口继续挖。我没有再往前进了。

自从开始救援工作之后，我们就结识了一位警犬训练师并成了好友。现在我终于明白他曾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你要先能把狗叫到你身边之后才有办法控制它。秘诀就是假装做某件比狗正在做的那件更有趣的事，他说。他建议先蹲下来与狗齐高，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居高临下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巨人般充满威胁，然后用手在地上比划着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于是我蹲了下来。我一蹲下来就发现我头的高度相当于它的牙齿。我的动作果然引起了它的注意，所以它转过头来看我。我赶紧伸出一只手假装在草地上翻来找去的。

有些狗的脸可以很容易让你一眼瞧出它们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它就有这种脸。它的脸看起来好像在说：这个白痴在干嘛？然后又迅速地转过头去继续它挖洞的工作。

我只好大叫：“哇！这是什么啊？！”然后用兴奋的口气再说一次：“哇！你看我找到什么了！”

结果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迅速回头瞄了我一眼，然后又转过身继续挖洞。下一个就是大到可以让它奔向自由的那个洞口。

我们那位驯犬师好友曾说过，假设“假装找好玩的东西”这招失

